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三十四五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張承恩

弇州續稿卷三十四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壽敘

壽節齋魏太公序

魏太公者大名之南樂人也有三子長君允貞次君允中季君允孚皆磊落天下名士而自隆慶之戊辰余起

家大名治兵使者鄒守袁次君文見余異之挾與俱之黃寺壁數以詩相賡和而長君尤淵朗然不肯自標異僅從諸生旅謁而已當是時季君尚幼而余偶行部南樂過太公太公方謝䇿昌事歸其門賓而蘧篨傴僂入一室壁立亡胡牀可坐容久之薦茗茗不能熟而亦無茗色與之語恂恂如不能言者已徐伸其理簡而雋其貌則望而徵為鉅人君子竊怪太公之為倅滿九載當遷而脩然致其事歸前後所蒞青州及䇿昌皆名郡即

不大潤屋何至不能具一茗意其人必清苦絶俗有胡威羊續之風而徐詢之鄉人人果稱太公爲循吏齊秦間有聲吾不能盡徵其廉覩歸時夫婦共一犢車槖不過三四而皆垂也余去大名之五年入領太僕季君已先成進士與會燕邸問太公健飯無恙長君伯仲猶滯諸生每試必甲乙而又二年得京畿薦録次君遂爲第一人而長君亦在高等明年長君成進士又三年次君復成進士高第太公之健飯毋恙如故而季君則以濟

南司理屢被旌異徵格于年入為尚書刑部郎未幾次
君授太常博士預聞人主禮樂之事而長君復以荆州
司理旌異如季君徵拜侍御史數上書言事最後言切
直忤大臣如賈生得謫歸里侍太公時季君以刑部郎
請急而次君持節封諸王關中便道前後亦皆歸里侍
太公鼎足而養太公時年巳七十而加七矣然尚健飯
毋恙如故郡邑守令皆因三郎君具牛酒前為壽太公
夕謝不見里中舍兒亦以斗酒彘肩前壽太公始一再見

之其後亦謝不見而日舉三郎君觴甚懽也酒酣謂若曹豈以一進士能榮我我毋白豈復借若尚書郎章紱榮為若曹上受天子知而能不負之下不負我所以教若曹者乃榮耳居無何季君以滿告北上而大臣亦心愧長君如賈生雖少而通達國體超拜南考功郎獨次君猶依依膝前然亦且迫期不得不北葢長君之赴南考功不旬日而走使叩余山中乞言紀一時之盛因馳以慰太公余謂迺公固已言之矣何所復俟余贅雖

然余聞之養志之說昉自孟氏顧子輿之賢於其子元僅一飲一食之微而已豈謂點也理春服與六七童冠浴沂詠歸而其志僅一飲一食耶必也吾孔子所云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而後謂之孝何者以其為父母志也今天下所豔稱有子三人皆能取高第得美官及親在而稱孝者獨關西王氏與太公而已遠吾所不暇論邇不有宋之陳大夫洪忠宣乎二君皆猶在卿列而各三子陳之為堯佐堯咨皆進士第一而堯叟亦

及第洪之為适為遇為邁者皆入制科三等厥後堯叟

适拜相堯佐遇領元樞堯咨杖節鉞邁冠侍從國史有

傳而第攷其實則六子者皆中庸人耳太公之視忠宣

或少遜而持軌廉禔躬靖要亦有以肩次之若長君次

君之為文章為氣節而季君之為政術不啻六子埒也

雖然氣節一端士也文章小技於道末尊而政術亦其

粗者進而太上所謂乎攄而業經世之業也發而言垂

世之言也審爾毋論陳大夫即忠宣亦何可望我太公

哉夫壽太公不以頌太公而歸長君兄弟者何太公之所爲壽不在太公而在長君兄弟也太公別號節齋其懸弧之辰爲仲冬二十日而文成於明年之正月十日

奉壽廣州司理容山駱翁尊師九十序

世貞十五而先司馬公延山陰駱翁主賓塾俾受博士家言翁不甚帖帖於訓故而操心匠解理刃恢乎有餘地焉賞激咏言之下有不假丹鉛而爲鼓舞者即世貞亦不自知其所以進而翁猶少之時時取左氏司馬昌

黎河東遺書以開博其識趣而又一日翁為人賦寶刀篇得漢字韻顧謂世貞試押一語世貞應聲云少年醉舞洛陽街將軍血戰黃沙漠翁起而揖且嘆曰子必以大雅名世哉吾且拜下風而是時世貞亦不知翁所以許而明年翁不偶於春官部謁選得廣之司理又二年而世貞幸錄有司偕計吏以北則耳翁籍籍廉吏聲冠五嶺而太宰大計吏乃以一蜚語斥翁又四歲所而世貞守尚書刑部郎與同舍郎沈丈談而及翁問翁歸槖

裝幾何得無以去官邑邑否沈丈曰人謂五嶺饒地即
駱翁不然三載而不能具陸大夫槖之半而又推其半
以予小弱弟其室廬田畊亡益也然日課其兒子諸孫
輩讀書暇則挾一孺奚絲其釣於若耶之渚得魚以佐
濁醪既酣而歌考槃之章已熙熙自得也世貞乃成一
詩以壽翁自是數相聞而又二十年起廢浙西部翁渡
江東訪世貞於錢塘稍一及省中利便已世貞有事山
陰報訪翁尋請告襄先公事翁又來訪世貞墓所是時

行且開八袠而面渥丹宣髮兒齒飲啗不少衰蓋一歲中凡三見翁而世貞以不能謝世網屢起屢蹟車馬之跡幾天下半始倦而獲息蓋亦且老而翁則已九十矣有丈夫子三而皆材其長者至有官職然皆不能待以背告而翁愈矍鑠飲啗尚不衰鄉搢紳先生侈其事合樂以饗之而具詩文前為壽世貞竊考之古有道長世則毋若漢唐而漢之言經術者則毋若伏生九十餘而為文帝時使太常掌故鼂錯往濟南受尚書唐之言文

學者則毋若翁之鄉人賀季真八十六而為明皇時秘監告老天子率公卿大臣祖餞於青門而寵以詩仍割鑑湖之半以賜㑹伏生者班固氏載之儒林㑹季真者宋祁氏志之隱逸蓋至於今猶班班焉然伏生為秦博士中更山東諸侯之變其不從坑於驪山殉死於陳下者幾一綫耳季真少即宦游晚始乞身所謂兒童不相識問客何處來則桑梓之日亡幾鑑湖一曲不能不虛天子之賜固也孰與夫翁蚤而韭譽縱横青衿閒中歲

起家郡大吏歸而祭酒一鄉歷孝武世穆以及今上朝目不親兵燹厲札稽山鏡水之傍朝而日夕而月茂林脩竹一觴一咏者九十年而無為約束稽故之者况去而令翁之日故未涯也其視二君子吾不知其名位何如其所得當不啻勝且倍蓰也已世貞老自廢不能如晁大夫一問書於門下然尚能繪圖為文與詩而屬蒼頭走之翁所翁試讀之以視十五歲語得小進否

光禄署丞少荆王先生五十壽序

始贈詹事王翁别號曰友荆其冢子封詹事公曰愛荆而先生亦自稱少荆愛荆公有二子曰宗伯元馭學憲家馭少荆先生為愛荆公異母弟顧少於元馭而長於家馭各一歲友荆公少之俾專於元馭兄弟以就塾師治博士家言而自度材不能勝元馭兄弟則弗竟治也補太學上舍復有聲太學已當就吏部選人輙投牒歸而元馭官太史長南北成均青宫鑾坡以至貳春官貴用事矣人或謂先生一之北京必當得所欲先生竟弗

之北也久之以病不任請得光祿大官署丞署丞為天子從官於法得與監司而下講均禮而諸監司以元馭兄弟故靡不欲交懽先生先生益自匿有所報謁於守倅間恂恂為共讓寒暄之外傍不及私事出入袓裼馮小蒼頭不知其為官人也當是時愛荆公尚無恙先生移事友荆公者事之不敢以弟禮薦也愛荆弟而接之子而撫之融融怡怡若一身也家居大橋里最為闤闠入門數武蕭然無市囂客至輒飲飲酣輒別不為固留

不為飾讓有質庫三四聽其出入不甚責息時時有所施舍當戚友之緩急然匿而不受其名大較以儉常裕以寛得損合而言之僅爾平平故先生之産其視初受如故也識者以愛荆公如髙山大川雲雨欲施其巨足覆矣先生如清溪茂林逶迤自然其靜足承矣元馭用廉讓直道稱天下家馭亦差次焉吾以為先生於郷里間毋羸取隂有以成二君子之廉毋上人隂有以成二君子之讓毋飾情隂有以成二君子之直試問二君

子於天下無弗知者然不能一知先生先生今五十矣飲食衎衎容色鮮腴始者難舉子今有諸生詺爵美而文又連舉二雄若蘭萌玉葩天之知先生而且厚之故無量哉余雖竊仕進名而里居之日多得托交於愛荆公而於先生過從尤數往往以酒德見長者晚而就元馭習掩關不復能就先生飲人或謂先生家有眞人乃不甚慕好之為異余謂陶靖節攢眉白蓮社而遠公欲得之迫以其去佛理近故范蜀公不佞佛而眉山大蘇

氏獨稱之為學佛作家今過先生之居若畏壘而接先生若無懷葛天之民其於道不亦黙際胳契哉又何必黄冠緇衣旦暮焚誦而謂之慕好也客張子聞之曰善持以壽先生

壽左司馬南明汪公六十序

當嘉靖末而今少保左都督戚公元敬為閫大帥今左司馬汪公伯玉以御史中丞節監撫之兩人相得懽甚左提右挈以成蕩平之績而余方困家難齷齪里居俄

而汪公避迹流言卧衖中而戚公移鎮薊門當北上方舟而過我酤酪擊鮮為三日布衣飲飲次相與縱談皇王帝霸之略陰陽消息之妙探墳索竅六藝下至齊諧虞初之所不載者靡不抵掌而盡之既别去而余私於余弟敬美曰余豈其夢耶是二夫者抑皆非人也而神也耶夫以汪公握七寸管而揮霍於文苑之場固甚雄然寧能無蕭世誠韜而其治閩師也起痍傷而鼓其氣以與猗狂之虜競覆其全師於鯨没之滏戚公之材武百

戰百勝以有此貂蟬即能免絳侯椎而悅禮樂敦詩書居然將壇之雅古所稱質有文武者吾目中殆無三焉及余亦强起備朝列而汪公再名入贊中樞垂大拜而以親老請告歸養者十餘年而戚公積戰守勛累加至三孤徙鎮南海余亦以病不任後汪公而老於東海之上今年汪公壽六袠戚公走部將裹糧水陸行四千里而乞余一言以為汪公壽其辭大略謂汪公用二親故屈其經綸之業以共養朝夕後先融怡竟其天年公又

得用其間精心吐茹無兵革薄犢之事為之汨沒其神
蓋充然王矣即不佞光雖憑藉天子之寵靈從三
孤後然漸老而益移乜非窮邊即瘴嶺自顱髮種種於
犬馬之謂何寧能無汪公羨哉夫余處東海戚公處南
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而不憚走其人以祈余一言
為汪公壽即徼戚公余敢靳於汪公雖然以余所稱於
汪公者則不獨獲究於人倫之懿與康濟其身已也夫
汪公以千古之業收之於所謂七寸之管整齊而廓大

之上本義以下則姬孔傍獵於列國先秦之塲而俯踞二京海内之人茍爍髮而不廢觚翰則必走汪公之廬以取質若方者之就矩圎者之就規而汪公又不憚叩兩端而竭吾敎夫北地古而疎濟南古而粿毘陵晉江暢而今自汪公始折衷焉一代之人文遂跨千載而上皎然若日中天即微戚公辭吾寜以此而易戚公彼哉為戚公之紹者曰若是乎子言之熾也雖然子殆陟太華者阻于青柯坪以為華之勝盡是矣昔夫子六十而

耳順方且東西其轍以思効于齊楚若周名之夾輔其猶在平格之歲乎夫彼豈不足於立言者彼誠不忍於天下也子盡子之勝而下走乃亦欲盡下走之勝則將奚祝于無以應曰請為兩觴觴焉以俟汪公之舉

壽宗耆大中大夫少葵子八十敘

萬歷之十三年乙酉吾宗之英曰大中大夫致仕河東都轉運鹽使少葵子壽八十而以秋九月為懸弧之期前是少葵子之從子詹事府録事定鼎以祝言請吾王

故有東西族至是皆悉集馬鞍山之陽塘北第東族齒
卑而行尊諸少棨子之大父行者皆東族曰不佞少司
寇世貞保御氏世望等若而人負屏南嚮立稱諸父者
則合東西族曰公乘一敔一綸大有鄉進士士騏若而
人西嚮立少棨子東嚮立稍下稱弟而從者尚書刑部
郎周紹諸生無逸等若而人皆東嚮立諸稱少棨之子
姓若孫者録事定鼎鄉進士亮臣及太學某某等若而
人前後北嚮立典客贊客集且坐祝史請致觴曰敢以

元正例少者先舉録事傴而前曰以仲父光州之阨於
宦與吾父儀部之阨於年也則疇與覆露我天篤我叔
父以名德顯位重於鄉使吾曹亡有公私追集之擾與
俯仰累叔父謀口而言擇武而履後矩前規從容進止
使吾曹肅焉而避其肆衣不累綺肉不再簋夕無傍媵
晝無孌子使吾曹悉焉而節其侈天屬之尊雖在童齓
恒恂恂然其它小大均禮無毀訾使吾曹懔焉而檢其肆
若乃詩書之業粗有所紹以亡墮於紈袴則皆叔父賜

也少葵子不敢當以質於不佞目之曰信舉若觴則舉
録事等觴刑部郎乃進曰某雖晚不能習吾兄之政第
聞之長者言兄始筮為長垣令善其官以不能曲事上
人取謷得調而令某邑則益善其官始入南儀部未幾
而出守廣西之林州已調雲南之澂江皆在荒徼萬里
外最後始擢移大省逭利權而又阨白簡矣兄之再為
令再為守一領鹽筴數屈而竟伸則以善其官故其若
伸而竟屈者則不能屈事上人之效也度兄之所為德

於郡邑遠者垂五十年近亦三紀餘而至於今猶有口之而若新者兄之所得志於永年非幸也胡可以廢觴也少葵子不敢當以質於不佞不佞復目之曰信舉若觴則舉尚書郎等觴公秉趣而右稍折而下颺言曰少葵子亦知天之所以厚若乎哉少葵子三十而成進士成進士者五十載而有今日品第三號稱上大夫行帶金紫而吾儕意若未滿謂是五十載者服官四之退處六之而不知少葵子之所謂退處也上以奉封儀部公

下以厲行光州而撫光祿諸弟與群從按察韋融融怡怡與之相終始子孫保之鄉里儀之歷耄耋而五官之神明益暢蓋外極夫倫常之盛際而内無怫鬱之累心天之所以厚若何如也少葵子益踧踖不敢當而不佞復目之曰信舉若觴則舉公乘等觴不佞乃謂少葵子而來前揚觶而屬之曰不佞少於少葵子二十周而謬以屬秂祭酒謂宜習王氏事王之先自漢大夫子陽駿發於瑯琊而雲仍於江右櫛比閥閱車載蟬冕者數百

年而今旦復庶幾焉獨至於篤老稱世瑞者屈指一何寥寥也為少棨子數之計獨有太保睢陵元公八十五開府儀同三司文貞公八十九大中大夫司諫公八十七前國史檢閲知崑山州學正公八十六今併少棨子而五人耳然則貴富易也顯聞易也至篤老而稱世瑞者非真宰所注積與厚德之所凝承故不易也少棨子既飲乃反觶不佞曰是酒也願與公共之於是盡觴與坐者皆觴長者乃歌曰皇之仁溥無垠飲子之醇偕子

以長春少者起而和曰皇之澤霈無極沃公之液從公于壽域録事謂祝史曰書之以歸公俾永永其示

壽錢母許太夫人九十叙

當許太夫人年十八而歸封侍郎公也侍郎公前巳有子今大司寇時年十三云太夫人之事封公毖而飭矣不以齒甹故廢爲母不以先後故廢子大司寇大司寇亦不以小長故廢母太夫人閨笫之際蓋雍雍如也大司寇業成而舉進士爲吏部司勳郎則太夫人稱安人

已進考功郎中則太夫人稱宜人已進太常卿則稱淑人進侍郎則又稱淑人蓋俱偕侍郎公而最後大司寇以績上於是獨稱太夫人後先拜勑者一拜誥者五皆有辭辭皆有令嬎而太夫人亦自有子某二孫後大司寇者曰某由胄子應鄉薦少曰某為太學生其季亦為諸生彬彬以文行世其家蓋至萬歴之甲申則太夫人壽九十而大司寇亦八十而加五矣太夫人六珈瑱揥服七命之服而坐於上大司寇擁笏垂魚服七命之服

而拜於下其華髮而酡顔則均也杖朝杖國之鳩玉植於左右而却不御則均也匪坐與拜疇從而辨其母子也諸孫之與孫孫之齒者進而觴太夫人退則觴大司冦曰為此春酒以介眉壽朋酒斯饗曰殺羔羊郡邑守令里卿大夫士銀青銅墨繽紛步趨於堂之下酒正供酒槁人供食羅氏共鳩外饔共割烹樂師共歌㑭蓋秩如矣樂作豆陳而猶次且相讓曰且不敢與大司冦講賔主何論太夫人雖然吾聞之古有千金壽而萬年酬者是

不可以已也故進而觴太夫人退而觴大司寇大司寇不敢當而酧之庭曰虎拜稽首天子萬年於是薦紳衿裾之士能操觚者皆為寓歌頌謳記贊說之類以侈之而屬余叙其事余竊謂諸稱觴而壽者太夫人耳而大司寇乃稱天子萬年者何歸德於上也其歸德於上者何凡太夫人與大司寇之壽皆上錫之也其稱上錫之者何太夫人之婦於封公者五十載而遥母大司寇七十三載而遥自安人極而夫人凡

六錫命矣諸賢即有稱述詎能如制辭所謂儉能達禮敬嚴宗邑貴而不驕美著珩璜者乎亦復能如成子令名佐夫康壽者乎有能如慈和静正明章淑慎鮑妻范母之風者乎太夫人之德闇德也而上知之而又錫之且也高祖掃八荒闢元始列聖復以至德滋培之元精太和磅礴於宇内無兵燹癘札蜮蠱之累太夫人與大司寇得以凝承於一家而各保其天年則孰非上錫也君子以是知大司寇之歸德於上也夫

天子萬年無疆太夫人與大司寇亦無疆余且得而與諸君子樂觀其盛哉太學某聞而屬于墨以上太夫人

壽大叅暘谷王翁七十序

暘谷王翁以中二千石秩行臬事治吳四郡兵而余業解郎中節歸卧弇園王翁每過之輙徙倚而嘆曰不穀長於君九歲矣而猶刺促簿書不休指園之泉石謂此君將色誹我無何以不能事言路當量移遂拂衣還永嘉翁之得量移朝議勉以為言路體而甚賢翁尋從服

中起簽南越大省而竟服除翁不肯出人謂翁無㑹屈
足太宰府誠一露起色且譽應翁嘆曰毋溷我嚮者有
成言於弇之泉石矣於是大飭治暘湖之圃山水暎帶
天造吞吾弇者八九而不芥蔕甘果卉木何啻蓰倍次
第屬余記之且賦之而會余以病不應南少司寇名若
有當翁意者余以六十避客泖湖而翁貽我一長歌侑
之黄甘三百曰一甘當君一歲祝也余念無以報翁歲
尋除為萬歷之丙戌翁壽七十矣去吾吳且八年而吳

之軍將士人其思翁如一日相率而請余曰何以祝我翁已而士人之文而最受知者曹子子念來曰何以祝我翁已而翁之猶子陳將軍曰何以祝我翁余謂陳將軍所以祝翁者欲長藉翁也曹子所以祝翁者以狗知也吳之軍將士人所以祝翁者猶覬翁之師帥我也余不佞與有二焉雖然以翁我藉則翁且媿焉而不居其德以狗翁知則翁之知黜而無所用覬翁之師帥我翁方散髮暘湖之墅徵車却而不進者久矣而我何以祝

為無已則姑即翁之鄉其精英所篤為名山大澤足以當翁者而祝之曰郡之東不有稱華蓋者乎是帝之所宫第十八者也其洞曰容成真人之所繇真也輔之者不有稱積穀者乎其洞曰丹霞真人之所乘蹻也南不有稱吹臺者乎翁家子晉之所遊憩者也其更南不有稱大羅者乎則上擬帝都矣其又南不有稱大若者乎則列福地矣轉而西不有稱金丹者乎是仙餌矣北不有稱石門石室者乎是仙栖矣永寧之江逶迤澄渟白

龍所化遷也西湖之腴環洲玲瓏謝監所紀詠也浣紗之潭雖旱不涸五行所注滙也諸所以稱名山大澤者開闢以來未之有改也詩不云乎如岡如陵如川之盈以是擬翁將庶幾哉曹子從傍曰先生得翁之似矣而猶未既也語云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又曰智者樂仁者壽王翁仁智人也跬武卿相脫然而棄之達生娱性惟意之師可不謂樂耶其仕再長望邑一為雄郡晉師大鎮所注措皆十世利也不食報而毋幾微見顏色仁者

澤也亦仁者心也今夫翁踞賜湖之皋仰而得乎山之靜瞓而得夫水之動雲蒸雨潤成功不居葢無所不肖似焉而又何疑壽哉余因以曹子語語陳將軍曰為我報王翁洞庭苞不逮永嘉遠又以非時不稱祝吾文侂且九百言以一言當一歲王翁不亦喻勝籛鏗氏哉陳將軍大悅奉而去

頤菴張封公八十壽序

自古人臣之在國有年至者則人主為之賜杖異簻其

極至於祖割問道而宴樂懽會所謂千金壽而萬年酬則多出于其子弟戚執華封人之祝偶一見之不聞其有頌賛叙記也毋論六季後先即昌黎河東廬陵眉山其文章偏天下不聞以壽言也余始學為文章守此說蓋操觚管者垂二十年而不敢稱及壽後稍稍悔之以為仁人孝子非藉此無以顯揚其親而暢親之志且夫他文之可以為親慰者則何必專壽言而亦何必自三代始然盡絶之乎於是間一二應之蓋又垂三十年而

余且倦筆墨矣乙酉之冬余以六十感情事非常逃之泖上一切謝客至春禁少解客潘景升自歙走千里而叩門景升故嘗從汪伯玉司馬游已又從余游其大父府倅翁八十時又嘗乞余言以壽者也余意其有所報欲避之景升拜曰固也不佞竊窺先生悰不敢以尺縷浼先生坐定復起拜請曰不佞不敢以言報先生壽也乃不自量欲得先生之一言以壽繕部郎張君之父封公余愕不曉所自則復拜且請曰不佞恒於天下所賢

自先生與汪先生外毋如張君而張君之覆露我甚於二先生然張君於文獨慕稱二先生封公者行年且八十矣所謂顯揚其身而暢其志者必二先生言今幸而得之汪先生敢冒昧以請於是出汪先生言而讀之其大指稱封公少慕范少伯司馬子長之事嘗泝江流入蜀浮荆湘下金陵陸走雍豫二州覽其山川土風人物之盛捐槖借交千里誦聲歸而折節悉讀墳典丘索諸書有丈夫子三授詩三百而謂曰非吾夫子志哉於是

繕部君最長則最先以詩顯甫歌鹿鳴而封公七十則有司以冠帶進公為一御之既成進士拜行人使於四方不辱君命矣行人最公亦稱行人旋進今官榷杭之衡虞材木商旅德之謳謡載道者四達其最且上公不旦夕益封哉夫汪先生之言云爾質之景升曰信余乃笑謝曰夫壽張公者一汪先生足矣余可無贅也雖然始以汪先生而知有景升今復以汪先生之言而知有張公父子子言繕部慕稱及余故不可知然而余實知

繕部繕部令相國太原公高弟也太原公里居時繕部
嘗再過之輒與余道其氣誼學術慷慨世務津津不已
也夫以予知繕部吾子又言繕部故知我如汪先生即
不敢誇夜光之璧其非無因而至彼明矣為我語繕部
令茲以使事還新喻數百里內守令牛酒日至奉觴觴
封公竟可趣入朝毋昵昵作態也賡為謝封公彊精神
�七箸遲之十年天子修祖割問道之禮舍公奚適哉
公名某學者尊之曰頤菴先生

鄉進士曹茂來先生七十序

吾戚執曹先生茂來為諸生僅踰年年二十一而舉鄉試高等其文傳士林以為可芥拾青紫而數困南宫又病時時奪之會其父憲副公方挂朝籍遠宦萬里以家秉累先生先生不廢家而其治經術益精憲副公不甚節於官先生以其小息因時而容為之筴遂至累萬金迨憲副之見背時先生有四弱弟乃悉推其廬產庫藏分授之而身食其所私蓄而已然有天幸益豐饒先生

有子繩武復繼舉鄉薦乃嘆曰吾冀得一第為二親解頤耳今安冀且吾漸老矣焉能與兒輩競僕僕公車間割吾真以博吾虛耶遂罷去不復應試葢十餘年而今七十矣先生素清羸啜粥不能盡一器酒不貳酌肉取知味而已無美衣鮮縺之飾好治園圃疏池沼種竹木甫成而厭之復從去凡數治數從所居不能過三歲而最後築室於虎邱之麓樂之其居為最久從者蒼頭兩三人素屏紛帷竹榻棐几間呼其所善唐叟奏簫管先

生倚歌而和之小暢即已毋復留連於客罕所延納遇一二知己匡坐玄言間卧應之凝塵滿席湛如也性好為詩詩多冲澹清遠然以自娱性而已既成則簏之或弃之不以示人人亦無能以詩稱者其於出納計算析秋毫而用義割之所施予雖百金弗恡然不欲以市義稱殆如詩也葢先生七十而友人潘君陸君輩過余曰曹先生近有道者哉夫三代而後士之尚氣誼脩廉隅者毋若東京之漢然往往過自谿刻苦節為貞偭之巖

穴業業孜孜老而用之則為楊震陳蕃以所是而棄其身不用則為嚴光周黨以所是而藏其身夫所棄者身也名不悉棄也所藏者身也名不悉藏也然則其於道為近之將無遠也先生少而就制科不汲汲於出晚而謝去不悶悶於處承家而廓不顯幹蠱割弟以腴不彰讓跡儉不廢施施不責報適不違性亦不使溢詩以自娛不以文隱度世之知先生者不能出里閈然使先生有一二知已能不目之為近道哉吾子里閈中人又先

生戚也其可無一言之贈以任知先生余謝曰子言之美矣至矣何所復藉余余故嘗覩先生所業老子莊列其於鉛槧之際往往挹其精咀其實宜先生之内重而外輕也即不必服餌金石熊經鳥伸而隱然有松喬在雖然以先生之近道若此内重而外輕若此吾與子言皆贅疣也何以贈先生繩武閒而曰是不可失也次而為壽曹先生序

蕭封公先生七十壽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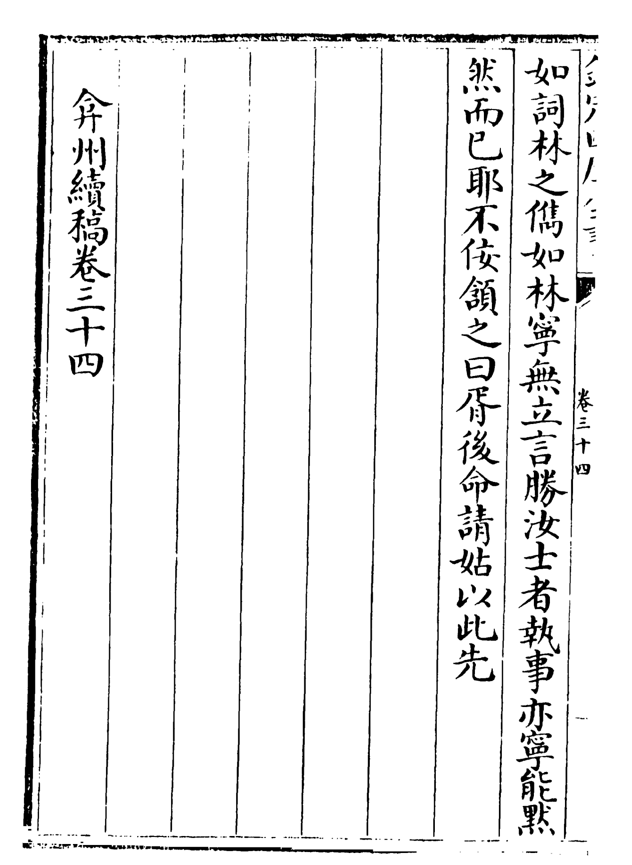
不佞故游武昌嘗以間渡江叩漢陽與諸大夫登晴川之閣而憩焉其烟波灝漾黏天無畔則蜀江前枕漢江北帶兩水異源而合流其雄傑秀麗之氣鍾而為人將必有浴日膏世之輩出焉而至仰眺大別鳳栖諸山矗立雲表屹然巍然沃厚而豐隆則當之者將為長者鉅公仁壽而端凝永永不騫以顯榮于世既而考之文學掌故家言則自開闢以迄於今垂數千萬年而未有稱者此何說也蓋又七年而得國史脩撰蕭以占先生先

生之試禮部遂大魁天下而其射策金馬門復見擢第二人及第先生有弟曰以孚亦以進士高第拜户部郎二先生之名一日而震於人耳咸以二江之勝歸之而不佞獨曰始基之矣然而未也於是以占先生進而以醇德懿行斐然流聲於簪筆殿陛間蓋不欲貫其餘以專一世名而以孚則非特用政行顯其經術藝文進而與其兄媲蓋自乙酉之秋出主闗西試而闗西之俊髦盡出其門矣明年以占分試南宫而南宫之俊髦十三

出其門矣不佞乃曰茲上臣之道乎哉循此而不已其與二江並著稱無難也蓋又久之而始得先生之父曰某某公其人所謂長者鉅公仁壽而端凝人也小出而為德於某州歸而為德於里或遠或近或大或小皆足以鼓雲雨而滋草木大別鳳栖之勝非公其孰當之公以丁亥歲與其配戴安人俱拜命秩如以子而以占先生奉天子詔持節封諸王便道歸省明年戊子公壽七十先生出宮錦衣衣公大官㢌酒注之百歲之觴而為

公壽畏壘之里守相之干旄與搢紳之冠葢魚貫鱗次而進璧帛實於堂羔鴈實於庭公怏然樂矣先生乃猶有未盡慊者以不得華封人之祝以佐醻而其門人吳司理唐君某崑令呂君某儼然造不佞之門而請曰以占先生吾師也敢徼惠下執事之一言以嗣封人而為先生之父祝夫不佞故不能懸悉公父子然大較嘗以大别鳳栖諸山擬公而以二江擬二先生今兹之祝也亦願公之長若兹山與二先生之長若兹江而已

靜而與山同德其體也愈久而愈茂動而與江同波其用也寖遠而寖宏夫公之久而茂也乃所以為二先生之遠而宏地也唐君呂君曰執事誠善頌善祝吾聞之先生使事畢必且奉公而造朝夫唐有楊平章嗣復者知貢舉後而其父尚書於陵入都嗣復以其門人迎而鯉庭之桃李新陰其詩著自楊汝士者膾炙人口迄於今不衰有如公入朝以占帥南宮之所舉士以孚帥閫西之所舉士各若而人左右翼而侍公其視嗣復當何



如詞林之儁如林寧無立言勝汝士者執事亦寧能默然而已耶不佞領之曰胥後命請姑以此先

弇州續稿卷三十四

弇州續稿卷三十五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壽序

許母張太孺人七十序

當萬歷之丙子余自鄖解節歸里而為許母張太孺人六十奉恱之辰許令者故蕭山令公旦也余為文壽之

大要謂公旦不以失令戚而以得長有太孺人喜太孺人不喜得公旦之禄養而喜以得公旦之志養讀者雖謬稱說其文辭微謂不佞姑用是為太孺人母子慰耳迨於今十載所太孺人為七十貌不加老而公旦之室廬無所增然日益以葺南畝無所拓然日益以易文日益以成而行日益以立其奉太孺人也簋豆雖無所飾而滫瀡之腴日益以擇太孺人之匕箸亦日益以健而後余之文始信鄉大夫三老汝康諸君謂余能無一言

之嗣以爲太孺人觴余謝不敏則曰嚮者業盡之且夫
壽言非古也壽而及内徳非當也夫一之爲甚而我何
以再焉計無以拒諸君請敢謂公旦自古能輕去其令
於彊仕之歲依隱爲樂名高於天下者毋如陶徵士元
亮然行年二六慈妣見背鎮軍之幕復罹繼戚竟不能
於歸去來辭一敘菽水之樂他毋論靡盬之不遑即所
歘歴中外必奉以從若漢之雋不疑唐之李景讓母得
稱慈子得稱循然何至論讞而貽垂白憂輟食誚讓浙

西之政變且釀矣太夫人坐堂皇呼杖而後軍情始定夫以仕宦之不已其究至於如此為之母者又安能高枕而食其養也乃余竊計太孺人日高舂而起所遣非公旦率子婦奉饔醴談說往事即諸孫曾以次見大者課書小者含飴太孺人何嘗一昔不熈熈陶陶哉元亮有五兒而皆不好紙筆為公旦子者進於是矣然則太孺人之畸於人而羸於天也公旦之抑於朝而伸於家也其致一也不蘄貴則不虞賤不侈富則不憂貧此太

夫人與公旦之所共知者之樂乃所以為仁者之夀也哉余居距公旦一舍而遥公旦無纎毫之累以千月旦而入余耳是故不終拒諸君之請而授簡焉

王母陸太孺人八十序

世貞之自鄖歸而陸太夫人七十矣太夫人者吾從季太醫吏目瞻美母也乞余一言以為夀邑侑余以媜德不外著不敢過有所稱述第謂瞻美太夫人之甘若養者志也若誠以志而養太夫人則顧若母勤於名而務

於實施不責報意不取快蔽不新成使其居若畏壘之里而葆其真若嬰兒之至和以昌滋其後太孺人方齋心佛廬以希無生之妙暇則含飴弄孫舉家庭而納之逍遥熙怡之境不亦快哉瞻美奉余言以蔫太夫人卮退而佩之紳葢十年所而太夫人且八十貌固不返少然不加老匕箸雖不益亦不至甚損耳目之識雖漸懈然神明志慮不衰瞻美之廬产無所拓然益飭治為子至白首然共養益備具鄉者吾所稱含飴弄孫乃試言

之耳非必實有也既而瞻美之媵舉一子甫踰晬矣白晳秀眉目美倩娟好軒渠笑悅以投太夫人懷無所不如意太夫人即不欲示懌色惡可得哉且自十年所余皆在里中日能得太夫人與瞻美狀則吾瞻美之伯仲叔俱前逝而瞻美為之撫婺恤孤乳哺其弱者而整齊其强者即無異已子矣妹歸晉而貧於我乎居於我乎衣食諸母族之單與嫃族之衰不啻若已單衰之也數及宗戚則五服以外論次交好則一面之識無不割腴

以哺分纊而温束帛之賀不顑顯者絮酒之奠匪為生者始世貞之歸里覿瞻美譽毁半耳既而不勝譽矣今者乃絶無毁矣語曰富好行其德又曰人富而仁義附焉瞻美之去富遠而仁義近者則何也其仁義縁性生者也非自勢有也是故因瞻美之諸從昆弟子姓乞一觴以壽太夫人而侑之言太夫人有瞻美真無疆哉或曰子之壽壽太夫人也胡以稱瞻美也夫瞻美之自力為仁義也乃所以有子也其有子也乃所以怡太夫人

而益之壽也太夫人老而聽瞻美息之故無述焉若七十以前太夫人之懿行雅操纚纚余彤管矣

壽李母張太恭人七十序

今觀察使李公維楨之飭兵吾州也州人王宗伯元馭以持正忤大相請急歸而與余善頗治養生家言言路乘是以中宗伯併及余而兩家之弟家馭敬美先後謝闗洛之學政歸即余與宗伯幸不遂麗三尺而言路猶齗齗未已一時臺察監司守令多自避匿去而余與宗

伯竊亦私便其遠我而獨李公益相暱每入謁必治蔬糗濁醪噱語不聽出而時過我四人者人迭為具歡飲至不辨賓主宗伯間謂李公得無為公累乎公袒其左而曰我不能為吕氏右袒已而曰是言也吾受之吾母張太恭人李公嘗寒夜飲至分懼甚忽悚然曰與毋期而過之是必候我候我必且責數我明日謂余膝幾腫責數我以一人懼而不念百十人寒使我無面自容當是時太恭人業六十餘矣某繼姑余亦七十餘太恭人

奉之恭謹甚諸御下肅而寛治家政謐而理李公乃從容稱太恭人之奉吾大母恭謹非一日也其嚴誨吾亦非一日始王父達州公挾大母之官則先中憲公以太學奉蒸家居矣以内秉授太恭人已而中憲公歿達州公又歿太恭人念僅其姑在葢未嘗食息而怠吾大母吾大母亦未嘗食息而不甘太恭人之共奉也吾兄弟三人長者未束髮而少者甫髫皆頳能讀書太恭人愛之甚然不以愛故而廢用威之教吾少好與隣兒角力

太恭人怒朴之或曰孤兒何忍過濕朿之太恭人謝曰使兒有父者吾居慈矣不肖乃悟而折節益治經術以至成進士授中書舍人它舍人皆貴介公子酒食相徵逐太恭人意不懌曰而父豈亦卿士耶進而學慎而與毋輕其官既擢御史當出清楚戎太恭人復曰而部大相鄉也有以自樹毋輕其身果以不能得大相意出守吳興太恭人從則日夜戒吾曰平而賦詳而讞毋輕其民既而遷鎮若郡太恭人誨復如之不肖之離孺子於

令三十年成進士者半之而幸獲免於天子之簡書無玷我中憲公則皆太恭人賜也盞李公之政成而部之人頌公者必歸教於太恭人祝太恭人者必歸賢於公而久之公遷叅浙省事分部金華其又三年金華之政成公拜楚臬長而太恭人亦且七十矣公以書來乞一言之壽以為太恭人觴且曰金華之署淺吾決罰至十以上太恭人必知之詰所由具析中窾乃色喜不則愀然曰得毋殘民以逞耶以而之工於吏毋若養叔

之射百中而以一不中敗之不肖未嘗不屏息若負芒刺也賴天之靈得恒侍太恭人不肖可以終免矣世貞乃言曰吾讀史王孫賈雋不疑崔玄暐李景讓諸公傳以為能樹大臣之節與才而不朽其名皆母之賢成之而所謂諸母者不必盡顯其孝于其嫜亦不必盡著其節於其夫乃若東海周青之為婦魯陶梁高之為寡陵母苞母之為母所遘會有不忍言者且夫太恭人之始亦艱矣以一煢然嫠而上奉厥姑亦嫠也而又稱繼又

以一煢煢嫠而支持向衰之門戶又以一煢煢嫠而撫三孺子其長者賢而逝於太恭人手也乃太恭人精志而御之婦而婦嫠而嫠母而母咸秩秩就理及見仲子之貴而身膺冠珮之錫顯鼎釜之饗天所以報太恭人亦不薄哉李公又為言太恭人之為張也其伯祖曰方伯公吉與高王父教授公皆及事胡居仁先生為理學太儒太恭人得於内外家之懿範居多雖然語所稱清白守節一德不懈者乃其自性生矣姑志余言以復公

而屬之曰是必伺太恭人懌而後薦不然必且曰未亡人之所不忍聞也敬不舉君之觴子且柰何

顧母單太夫人八十序

維揚顧益卿之以臬副飭兵漁陽也天子材之超爲御史中丞撫遼左而益卿逡廵固辭不許益卿之遼左會敵人率諸部落十餘萬騎入塞益卿出奇計與大帥寧遠伯合逆擊之於鎮邉堡繞出敵西北大敗之斬獲首級以千計法當封而益卿悉推功寧遠伯詔特

擢三品復固辭不許益卿自是數有功數辭賞而是時

益卿之友世貞臥弇中微聞其事然不能詳而益卿貽

一編書見示則前後所辭疏草具在乃至所以儲胥遼

左者見圖說凡十餘條其請賑䘏前後二疏為遼人請

命良懇天子念遼為國左臂憫其卒戍之阽危而又材

益卿為之朝奏上而夕報可也大司馬大司農之協議

三相國之平章與益卿相為肺腑士益粟馬益芻諸障

吏田畯均得續食以迴萬死之命堞若增而高隍若浚

而深者天子以金湯視益卿而益卿居邑邑念毋單太夫人業八十不能為板輿之奉於絶徼之外欲上書歸省不忍負天子恩欲留則恐一旦有遺憾以問於世貞世貞曰太夫人固無恙哉毋論太夫人之精彊善匕箸當無恙毋論為太夫人之子婦而代益卿子者時太夫人之寒暑饑飽而共奉之當無恙毋論太夫人之諸孫枝若玉而中有郄林之桂以娱太夫人心當無恙吾直以天道論太夫人夫益卿之活遼左

數十萬人命也天必以益卿仁為太夫人壽也益卿之
辭榮錫若涗者彼其中冲然未滿也天必以益卿讓為
太夫人壽也天子方日夜以遼左之固借益卿以數十
萬人之命借益卿太夫人安則益卿安益卿安則遼左
安遼左安則天子之志安天必以太夫人壽為益卿地
也夫太夫人之與益卿兩相成如此益卿之所以慰太
夫人又如此語所稱雖有離憂其志樂者太夫人之謂
哉寧復有纖芥之憾以為益卿虞前是益卿為郎長安

中興故光州守陳貞甫故侍御胡原判故吏部郎戚世秀布衣王承甫為刎頸交升堂拜母各出酒食為懽而今者獨益卿與承甫在諸母獨太夫人在於是承甫自為文以壽太夫人而光州之子爾耕來乞余嗣言焉余甥曹子念益卿晚合友也為從臾甚力嗟乎徵子念吾固當有言陳生偕諸君稱觴太夫人前願強飯自愛益卿為國柱石更十載而後上書陳情以壽九十老母庶幾臣子之道備哉

壽王母何太孺人六十序

郡諸生王伯栩者今相國季父行也而與余善余三子皆從之游相切劘為文字交所以責備行誼有古人風伯栩少孤有母何太孺人今年六十矣吾三子偕其友曹生陸生輩凡十餘曹來請曰伯栩材而數奇不能徼一命之榮以為太孺人重又愧槖裝盡不能擊鮮釀醇以謝客而娛太孺人惟是夫子之一言伯栩持以饗太孺人如五鼎也以衣被太夫人若翟紱也夫子其惠然

許之乎一日伯栩過余余語及之伯栩瞿然避席曰不肖以蕞爾書生而徼夫子之惠重太孺人所不敢太孺人筦然念以其不幸而拜夫子之惠所不忍雖然當先君子之見背時不肖兄弟甫離稚謂太孺人貧而𩟄饘粥之不繼也不願受儒願得受數金以資什一息太孺人恚而啐曰唉孺子誤甚即未亡人棄若賈何以見逝者地下若棄而賈亦何以見逝者地下强之就外傅躬機杼資其羸以餼先生酒食諸先生毋不稱不肖毋賢

雖菜羹鮭炙甘之喻蜀豢矣夜則自課不肖兄弟書書
黙識首尾語以志數或漫過輒覺呵詈繼之不肖竊自
疑太孺人目不知書何以精察乃爾既而不肖之弟天
獨不肖在竊私謂太孺人必加憐我寛我稍自媮佚則
復耳太孺人呵詈聲矣既而不肖公車之業稍就太孺
人為一舒眉謂可藉手而報吾君然不肖試於有司不
售途道竊歎昔人盛年功名無不一日千里而我何為
者甚難太孺人且太孺人以一媮佚故而呵詈繼之今

者當拜太孺人杖之不暇及歸而太孺人色和而意愉曰吾責汝業不責汝命也自是連試輒不售而太孺人亦輒慰勉無幾微見顏色昨從諸生顓脫具巾襴謁太孺人於堂太孺人顧色莊曰謂一博士弟子可竟汝耶勉之毋廢公車業嗟乎徵太孺人是不有不肖也徵太孺人之誨即不肖不有今日也徵夫子之一言即不肖不有太孺人也余甚嘉其意乃敘以授伯栩使歸而誦之太孺人前且與太孺人約異日伯栩取科第負名宦

聲太孺人為若雋母也者太孺人之勤施于厚宗戚所以示軌端矣伯栩尊脩其德而稱賢人君子太孺人為若孟母也者吾尚能登其堂舉七十之觴

壽楊母顧孺人七十序

余以三吳之士沃而當末俗則易渝以故好稱說孅節姱行冀以小挽其瀾而於閨閫之内猶數數焉歲戊亥之交則為楚觀察使李公頤壽其母張太恭人之七十而紀之矣太恭人始事中憲公而寡也上而有舅達州

公與余孺人下而撫其三子皆成立而中子為觀察使有錫典不三日而吾友楊茂才士選之母顧孺人亦以七十告則其所遘際與行事無不脗合者然其為道益難而味加苦余乃喟然歎曰墈節姱行在吾閭井之間步武不數百如是垂四十年而未有志也乃斤斤侈其辭於數千里之外是何遠之詳而邇之略也國家著甲令諸有子而拜封錫之典者即於格旌弗復旌也非以其貴而故啬之謂為甲閥者易而閭井者難也夫顧

孺人者少而歸其夫太學淡泉君而舅前溪公與姑浦夫人皆無恙淡泉君好脩詩書之業與薦紳衿裾還往孺人力穡給之淡泉君用是以無内顧憂而會天有孤子二甫脫襁褓而茂才猶在孺人腹當是時孺人痛不欲生者數矣既而曰從吾夫易耳誰與立吾二孤者且不忍隕腹中子既免身得茂才躬乳之而孺子牽衣左右索哺則又口哺之以至小長次第遣就外傅茂才尤穎敏遂至成立前是淡泉君所受業獨癖而遺橐以授

其中表浦及龔營什一息皆不利中外徭役蝟集坐是家大窘孺人拮据應之而朝夕供奉二尊人不替前溪公先逝所以扶侍浦夫人有加而會亦逝議治喪葬仲氏奉政君謂孺人煢煢然瘵也家拙矣强自力任之孺人不可顧其三孺子曰是非二尊人遺氣耶安敢委瘵而廢大事趣均之成禮而孺人自是益務為儉勤所服縞素不名一絲禨長齋斷魚肉晨昏禮誦不輟而業亦小寬及寬而息之曰可以少行意矣乃急急為散施亡論

内外戚屬即嚮之所敗淡泉君息者浦與龔皆厚報之人謂得無傷恵乎哉孺人笑曰吾何知恵知為楊氏戚而已葢孺人業六十餘遺癘危甚强食者月餘而一昔夢神授之食立起以至於今益强逾於壯時嗚呼孺人豈不巾幗而丈夫子者哉其少寡而奉舅終次奉姑與李同撫三孤與李同能自樹立起家與李同茂才晚達差不如觀察然方以文學上公車未可量也而諸孫中外至三十餘人則又盛矣余故次其事授茂才而為之

歌曰北山之栢卷然鬱青蒼兮勁節孤峙冒隕霜兮下有苓珀堅且良兮緜歷攺鑚永無疆兮疇其配李惟余楊兮孺人既以舉茂才之觴美俗使者當問而采之上太史以為彤管則余小子於鄉土亦與有榮焉

賀上海令顔侯中起考績封父仰莊公母范孺人

序

故事中外臣滿三載奏績無害得封其父母如其秩恩甚渥也而往者獨司理及令尹不得滿而遷閣不獲以

封請十餘年來久任之説行滿易耳然必臺刻之薦者再而後與甲令合又多不獲以封請當令尹之報臺滿也臺有扼而不許者示殿者也許而不為之疏留者不示最者也所謂不獲請者也上虞顔侯中起之令吾上海也甫滿而刻之積者非一矣兩臺迭為之奏留又為之白其最太宰嘉之以故事請天子予之告身階文林郎而官其父仰莊公如中起母范封孺人於是一邑之士庶懽忻鼓舞喜中起之猶借而仰莊公與范孺人之

被恩也其翹然而雋於士者曰臨川同守石君曰大理評事顧君曰石阡守陸君太學顧生邑學三朱生相率而叩余山中請一言之賀余謂諸賢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而侯有父母之德於民民既父母之矣仰莊公之與范孺人則而大父母也毋論愚智其恒情未有不願父母之貴者也亦未有不願大父母之貴如父母者也第閶之雲閶於天下至雄吾吳郡亞也上海割雲閶之半以為邑又至雄邑也編户十餘萬歲賦

金穀數十萬有奇簿書期會獄訟繇役之繁即而侯分身而治之日且不暇給黠民與吏胥通穴而處互炊而食肩𦜝傍睨以環攻一人而侯甫釋經生之業何所習城旦言以杜彼曹之慫睢鬩傒而奏令績章章如是諸賢曰固也吾侯無所藉城旦言第以誠格之而已誠至而明自生諸受訊者萬端取侯片語而決胥吏為蠱者亦萬端取侯一盻而攝昧爽坐堂皇以次按問某當抵重某當麗輕某當罷去亭午空無人矣稍至下舂車門

跡亦稀矣卧閣之中壁立且如洗矣侯於單亦拊循之若慈母而至巨猾大憝不少借即强有力者持之亦不頗相戒避徙去曰侯即寛我三尺法不寛我侯計其邑事治毋所復涸令為月旦進諸生與課藝文談經術諸生人人自喜以為得賢明師已又念邑久廢乘博延耆碩輯之而身任其筆削乘且成則讀者亶然誦良史矣夫天子且念侯於上海功旌及其父母而吾上海之士若民敢一日忘父母之報於侯又安敢一日忘父母

之欲報於仰莊公范孺人余乃謝曰而侯之二大人已得志於華衮矣毋亦以詩之有頌祝皆為其上者哉吾固以窺諸賢之德之厚而其辭必有取於北壤巖穴之槁無求於世者以避諛而徵信也子姑持吾語以報侯仰莊公少有才行甞起家障尉不竟其用歸而與范孺人為德於閭閈間侯之賢義方之力居多云

封侍御若虛甘先生六十序

僉浙江按察事甘君以書數千言自通於余若以余為

可與徵者最後始露其指欲得余之一叙以夀其尊人若虚先生六十而君之寮李大叅維楨與余善為甘君紹而從臾焉余不識甘君然素聞甘君倜儻尚氣誼有節士風舉進士改庶吉士周旋令吏部郎鄒爾瞻於猝犴閒脫其戹忤柄國之雄臣而不悔坐出為御史已出為按察僉事脫然致其官而邇者柄臣敗始稍稍起固心儀之矣今乃因甘君而知有若虚先生又因甘君之言而知若虚先生之為人余又何辭甘君之言曰先生

有父惠州公甫四十而謝郡事歸念猶無子禱於神神憑覡而贈公詩有商瞿語觧之者曰彼商瞿也四十六而得子豈其祥耶更六年果先生生先生受性神頴然體稍弱惠州公憐之不令就外傅至七齡始手書周子太極圖說通書張子西銘授之先生一覽輒誦以漸通曉其義少長擅經術工博士家言亡何遂補邑弟子益多讀古文奇書驟感嘔血疾養痾山中兼習養生業三載病良已時學士鄒文莊公頗稱東越良知之學先生

造而師之凡再試於督學使者王新甫皆高等然至省試輒不利於是惠州公老矣叔季子子黠而貪自詭有遺產未析訟於郡太守辨其券之偽而譙訶之先生頓首謝府君悉我父廉均且勤卹我竊不忍於王父之遺體願分爷以償太守高其誼而許之屬圍者一人以不勝置獄雉經死或謂可乘此而快意於彼豎子先生歎曰圍者實自經使我借而挾它讐不可况彼豎子耶且吾尚欲損爷而償之今何挾為當先生之見構也惡少

年睥睨其傍欲以捭闔自利先生如弗聞謹視之而已及不穀舉於鄉諸惡少陽親近欲以覰先生先生謹視之自若於是交口頌先生以為長者邑中正察賢推為鄉約長先生率先以禮義閭閻巷誡以毋蹈不善使先生知日不穀之讀中秘書也先生來就養京邸兩月餘即拂衣歸語不穀晚菘早韭山中故不乏何至割汝大官供也既别諄諄戒不穀毋忘而王父恵州公及吾師文莊公之遺軌易謙九二比九五汝左右箴也拜不穀

御史封不色喜既不縠罷僉事歸不色忤再以僉事名亦不色得曰吾猶故吾若猶故若而已性至孝事嫡母黄安人不以損槖見幾微備極志養及安人之屬纊而頋生為婦若女可知也先生於文好言兩司馬於詩好言李杜然至所結撰必匠心締而發性靈曰某雖不才何至於詞林中作椎埋耶吾子視家先生以為何如人而弗恵之一言余既讀而返之而之家先生胡慥慥篤行若此夫致孝於嫡母而不以損槖為意孝子之所恒

推遺體一綫之息而施惠於譬我者又能為之補其隟非徳之至不能也上而恵州公下而侍御君先生材未嘗有所遜而不獲朊顙於一鄉紓志於一命固其窮哉然獨先生上而有恵州公下而有侍御君為之啓其端衍其緒又為之彰其嫩則亦不可不謂之達也先生生母林碩人八十有三尚健匕箸比聞用事者修前意適甘君先生必且迎謂君若仍故若吾仍故吾也而巳相與舉觴而奉萬年之酬倡於一堂不亦蒸蒸太和至順

哉甘君節士也必不至飾親李子信人也必不至飾友而余雖易發多可要於是無腆辭君以為何若

封工部郎素軒喻翁八十序

喻素軒翁年七十七時世貞以其子杭郡丞邦相請而為之傳大槪謂翁能不私其力以拮据共養母又能不私其蓄以資季及伯之子而身任其瘠稍有升斗之羨輒捐以予姻族閭比貧不唯無怨而已貴不唯無驕而已而併所謂貧與貴者忘之而游於恬憺和適之天翁

葢嘗以素名其軒而吾仲敬美及鄧太史汝德皆極口褒賛以為無愧色至於吟咏攄寫能用柴桑之轍而趣元白界人不得以雕蟲之技目之余所為傳僅僅如是耳而翁絶倒稱快以授邦相邦相復奉持珍襲時時懸壁以示知者未幾而邦相遷為括蒼太守翁往來括蒼與洪都之故里者三年矣而翁已壽滿八十諸佐邦相治括蒼者丞俞君倅錢君司理周君葢嘗覩壁間之蹟而謂余實得幸於翁父子翁父子實欲得余文於是布

幣奉書走使千餘里而訪余山中乞一言以為翁壽毋論余衰懶不稱言即有言而嚮所傳翁行事略盡豈能復搆巵辭以希翁之一解顔客曹子念曰毋拒也吾欲有祝於翁吾令者乃悉邦相於括蒼括蒼之士民實尊愛邦相而稱之曰太守我天也其願長有邦相以寧宇我赤子則必願長有翁以安邦相於政杭郡之士民耳括蒼守之風歎曰使君固嘗佐吾杭未獲盡騁其用於官而能令人思之若新今者不復望移郡願且息之而

藩而臬而開府杭之大恵固在也然則其長有翁以安邦伯當逾久子念又謂翁家洪都洪都之蔽西山為第十二天柱寶極真天之宮曰梅嶺則梅尉學道處也曰鸞岡則洪崖先生驂鸞處也曰鶴嶺則王子喬御鶴處也至旌陽真人許君上賔於帝又為之授記於石函以千歲之後有地仙出焉喻翁豈非其人耶而翁又時往來括蒼括蒼之治縉雲其蔽曰仙都山者黄帝之鼎湖在焉寧無遺丹委液以恵來者吾且以翁之仙不死不

得於此必得於彼余謂子念子之初祝不太近情耶其後祝不太遠情耶近情者淺遠情者誕吾所不敢薦吾所知者昔之傳喻翁者爾鄧先生欲進翁於素之上而翁曰吾安知上吾長保吾素足矣此傳語也夫求足於素之上者非真素也入色為素入味為澹入氣為冲入聲為徽要之一素也物與吾接不吾涅也吾與物接不物汩也吾葆吾真不以葆形吾永吾齡不以永名胡者為壽胡以祝稱翁當喂爾而笑咍然而止子念之薦美

而見褫姑次危辭以授三君子

詹事府録事晉所子七十壽叙

始詹事府録事晉所子之壽六十也余從弟瞻美乞言以觴之當是時余解鄖節歸卧弇中忽忽不自覺其歲之日益後再起佐留鑰今年夏六月考績至淮而拜新命因以其間歸里晉所子道迎余而謂曰比大人之壽我屈指於今十年不穀定鼎亦七十矣大人豈有意乎余覩晉所子之鬚鬢白且盡矣而雙顴尚頳有少容食

粥竟三大甌猶未飽噉肉炙稱是談笑亹亹竟日夕不倦余私心異之因汎問曰子之南畆視昔益乎曰小挫矣家之食指日益而歲屢不登然不至廢粢盛問諸兒壯乎曰賴大人之慶四丈夫子駢游太學讀書粗成立矣諸孫幾曰是十年之内育者十一曹長者能屬文矣凡中外諸子孫男女亡慮數十曹日訊問安否頷之而已每會食釜㚇而稱不飽南畆之所繇小挫也去青宫久世態不趣薄乎曰守令騶呵猶時時在門鄉搢紳衿

裾有事必求觧有疑必見質吉凶之會以爲醵首犬馬之齒用祭酒推者數矣一弟捷於鄉一從子捷於南宮世態當未及也歌者肆乎曰賴大人之慶時時有之然而不以累也嚮者徵者徵藝必徵色其後獨徵藝而已最後藝有徵而無角取適情而已余乃曰此子之所以壽也夫子之㢕小挫者黜機械也其子姓益者天之適也世態不薄者人之適也歌不必色而藝不必角者泯嗜好也然則子將進於道乎寧獨壽也當是時余與晉所子

相徵問而稱其弟若輔鼎輩六人稱其從子若泰亨輩亦六人從傍聽之及余之留京司寇部而合以壽言為請曰庶有以觴我伯兄伯父漢法年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餔之以糜粥杖端飾鳩鳩不噎之鳥也禮大夫七十而懸車致事余去此尚六歲然衰遲甚不能待計發里中自築一精廬弇之西北隅有白蓮藂筠古梅之屬環之卒卒不暇文其辭姑敘所徵問之略付輔鼎輩觴晋所子且告之曰余旦夕歸矣晋所子憑鳩杖而過我我

當熟糜粥以待能更為我進三大甌否

寧翁季尊師八十壽叙

我寧翁季尊師之七袠也不佞世貞方納襄漢節里居而諸稱翁之弟子者潘子許子輩以不佞之辱在列也州牧張君以不佞之有通家契也後先命之言不佞不能嫺於言獨舉翁之得於天而盡于人者以為翁守方州而良守名郡二千石而良藩臬而良其功德于民甚厚一宜壽處楚獄所全活減釋數百千人固人人尸祝

也二宜壽居平無聲酒蒱博之好無肥穠甘脆之奉生不二色至艾而絶之取于造物者廉而足於已者固三宜壽周旋規折旋矩而非有意為之其神不勞而意長裕如四宜壽内而家庭外而閭閈小不獲意者置之弗問其憂恚不得乗而琢其真五宜壽不佞既以五宜壽稱翁第與之約更十年而得尚從弟子列稱觴致不腆之言翁不以為陋而納之矣既又為翁記所謂澹然庵者乃稍能推見其指而頗精微其説因得翁之所以為

壽之根且謂味取於澹未已也必至於無有所謂味者而後謂之澹澹必至於忘而後謂之道庵雖用澹名必至於無可名不佞雖竊為之説必至於無可説而後庶幾哉翁又不以為陋書而扁於庵之楣葢又十年而過翁則宣髮如故時時見稚鬢其齒嚼決有聲兩輔皙澤視聽精玲持履趫健談笑有味神氣益王第其廬舍則少敝南畝微損子孫之少者壯而壯者則已老矣八月為懸弧之辰諸生潘子許子輩復謀徵言於不佞以為翁

壽翁前期謂其子姓倩屬曰老久戀世累若曹供養且夫歲儉而獨吾豈帑竭而強吾享恣礁金以足吾匕箸違吾心順吾口皆非吾所快也夫戚執之間稱觴行者其與存幾何而忍以壽為樂去而操一葉之刀隱跡於兩高三竺之間彌月不返守令之羔鴈及門而中却臺司之干旌望里而趦趄從者曰可以歸矣翁始逡巡歸潘子輩復申前請不佞曰師言之謂何而吾敢干之雖然以幣餽往非翁意也以讕言往非不佞所有也嚮者

翁之所得於澹者優然而恒有餘不見夫終南之深東海勞山之僻其人自少至壯不覩鹽酪醯醬何論肥脆美其食安其居老者至數百歲少亦不下百餘歲也然終其身鹿豕螺蚌而已翁故能極神明之用而取其歛備芍藥之和而餟其漓所謂天下之至味固充然長在也夫任其生而無所知者終南勞山之叟是也以其無涯之智而强有涯之生者服食之徒是也俱非所以擬翁也翁真能進於道者哉不佞少於翁十八歲名為學

道令髪之白者與齒墮强盡矣猶不能大杜其徳機而謬見物色以克家廟犧其於道將無僅能言之而已耶夫子奚取焉夫因薄而徼厚者野人之芹也汰非而得是者羅什之蓮也然則雖以不佞之言薦可也

弇州續稿卷三十五